灯下漫笔

执子之手

♣ 包利民

一个秋天的傍晚，我去一所大学看望一位前辈，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，已是星月满天，微凉的风轻轻地在耳畔流淌，仿佛把自己在大学里的那些葱茏岁月也吹拂到眼前。于是脚步慢下来，怕惊飞那些栖息着的往事。

天上一轮满月，清辉四溢，片云微度，越发静谧澄澈。穿过那个大操场时，地上如积了一层空明的水。忽然看见两个人站在看台顶端的边缘上，手紧握在一起，抬头凝望那轮圆圆的月。在月光的背景下，如一幅静静的剪影。

刹那间心头就像起了雾一般，穿行着无数的过往。十几年前，在这个酷似从前的秋夜，在圆圆的月亮底下，我也曾这般微笑地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，望月不语。那无言的时刻，两心相映，如月般迥而无尘，彼此间流淌着的，是心底似水的柔情。那一刻，曾想过，就这样执手站到地老天荒，任沧桑在眼中幻灭，只有爱情是最真实的存在。于是心底有了浓浓的感动与感激，发誓要珍惜这份情缘，就算世事如何变幻，永不改变。

可是，最美的时光总是走得最快。当那份爱情失落在一个雪花飘飞的季节，才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。记得那个冬夜，大雪初霁。天上依然有月，依然朗朗的圆，我们站在月亮底下，却已经散了那份牵手的缘。还是那月亮，还是那个人，周围却已是无边的寒冷与肃杀。望着那轮当初代表着圆满的月，她却说出了另外一句："今晚的月亮圆得像个句号！"心似乎碎成了一地的月光，而月光，还在固执地将我们的影子系在一起。

那以后的许多年中，月亮在我心中从未再圆过，再也遇不见当初的夜晚，当初的情怀，是啊，一生中能有几回那样的夜晚。失去了另一只温暖的手，我感受到的，只是满袖的凉风。曾经以为可以一生一世牵着的手，风云过后，只剩下独自的守望与凄凉。那是多年才养好的伤，结了疤之后，在某些时刻，仍会阵阵地痛。

可是，在这一刻，凝望着那对牵手的人，嘴边也不知不觉地绽一朵微笑。仿佛可以听见他们真诚的心语低诉，是的，这一刻，永远是最真实的。哪怕他们以后要面对分别的伤怀，有了这样的一刻，便也足够了。年年岁岁，月亮底下总会有人在倾心，也总会有人在分别，只要真心地去爱过，只要留下那样无悔的时刻，便是地久天长了。

心中轰然一声，消融了多年坚冰，涌动着温暖的情愫。再没有了那些怨怼，再没有了那些遗憾，有的，只是美好的回忆与真挚的祝福。是的，有过那样一个真实的执子之手的夜晚，有过那样一个两心如一的真情瞬间，就算被命运分开，就算不能与子偕老，也是死生契阔，也是无悔无怨。而天上的那轮满月，就是遥远青春中明明白白的心。

看着那对牵手忘情的恋人，我心里温柔地充满了谢意，满天的星光月色也闪烁着无尽的温情。此刻，我的心里，只有感激，只有感谢。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今非昔比话搬家

♣ 刘传俊

日常生活须臾不离的衣、食、住、行诸项中，"住"当为首选。有了住处，就有了家的感觉，家的温馨。每当踏进宽敞明亮、夏凉冬暖的住房门槛，整个身心犹如航船经过大海波滚浪涌的颠簸驶进了宁静的港湾。在过往的岁月里，我曾先后数次搬家，一次比一次环境优越。我深切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益处，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满足了我的住房所需。

1978年春，我乘上了共和国中断了多年的高考制度重新回复的列车，告别了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三年的生活，沐浴着习习春风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远走他乡重又坐在教室里读书。但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首先面临的就是住房问题。起初，我和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同事合住一间宿舍。不久，面临结婚成家，因无住房可住，我夜不成寐。好在岳父母开明接纳我，他们那里成了我临时的"家"。单位与岳父母家相距10多里地，由于当时条件受限交通不畅，每日往返多有不便。所幸一年后，费尽周折，我"分"到了一间上世纪50年代末建的且几易其手、中间打了隔断的18平方米的平房，外加一个约六平方米的厨房。尽管如此，我仍兴奋异常，因我终于有"窝"了。

这片房舍坐北朝南，呈东西走向，中间有条道路，道路两端各有十多排组成，每排住十多户人家，大多都是每户一间房，水管和厕所为公用。我住的这排因有人抬高门口路面，你攀我比，久之，形成了外高内低的格局。每年夏季入伏时，屋内地面上的水珠清晰可见。家里的大衣柜底层曾被湿气潮得变霉变黑，我不得不用一落地电扇往里面吹风。若遇暴雨天气，稍不留心，雨水就会灌进屋内。一年暑假，我回老家探亲，回来听说那次下雨，雨水流进了屋里，天晴时，帮我看管门户的邻居将我的棉靴和书籍拿到室外晾晒。有次下雨，我爬上房顶用油毛毡遮盖，被雨淋得病了好几天。观察仔细的女儿，将这一幕写进了作文《我家的平房》里。一年春天，我借机做了两个长沙发，房间隔断外除放一书柜，任凭怎么摆布也容不下两个沙发同时平放，只好在墙角竖立一个。平放的白天当座位，晚上就是我的床铺。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上小学的女儿帮我在房顶铲雪，小手被墙头上的碎玻璃扎破鲜血滴落在雪上……冬天，在屋内放一个煤球炉，又是烧水做饭又是取暖。平房，成了两代人抹不去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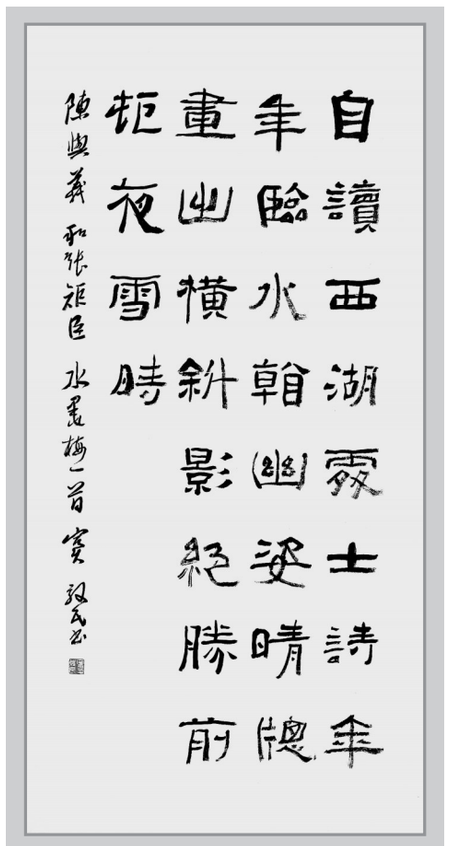
女儿慢慢长大，需要一个学习空间。改变居住条件是我的期盼。几年后，机遇光顾了我。妻子所在单位建房，我们"分"到了一套70余平方米的楼房。彩电、冰箱、席梦思床、满墙落地窗帘等时尚物品一应俱全。同时，我也告别了睡沙发的日子。但冬天取暖，靠的是妻子单位自建的烧散煤的锅炉，风吹尘落，灰色的褐色的煤尘落得平房顶和路面到处都是。

在这套楼房里生活了数年，眼看左邻要搬新房了，我不免又动了心。何时才能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宽大的房子呢?我翘首盼望，拭目以待。2004年，我所在单位集资兴建住宅楼。我如意住上了一套135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且层次适宜的楼房。每个房间装上了分体空调，大客厅配备上了柜机空调。住在如此宽敞舒适的楼房里，我窃喜了好长时间。更值得庆幸的是，对于常年与书报结缘的我来说，有了一个明亮宽敞的书房，心里比喝蜜还甜。两个大书柜被我多年积攒的各类书籍装得满满当当。朋友来聚，我们在这里品茗聊天，话今谈古。闲暇，我静静地坐在书房内或看书或写作，思考人生的来龙去脉，品味翻天覆地的生活今昔。

起初刚工作时住过的那片平房，还有岳父母家那一溜青砖老房，早已高楼林立，花团锦簇，难觅当年清贫寒碜踪迹了。工作在城市靠工资生活的我，40年来，经历了数次搬家的操劳忙碌，但一次比一次兴致盎然。就连养育我农村的那个"家"，也由原先的茅草房到瓦房再到像城市人居住的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厕所合理分设的单元房，院内外还栽种着桂花树、大叶女贞、玉兰树等景观植物。

生活在日新月异的辽阔的中原大地上，幸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变了，真的变样了！我家住房的变迁史，不正是改革开放40来，党的强国富民政策给民众带来的富足安逸的一个缩影吗？

知足知乐知福，我感恩生活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，因我听到了万众携手砥砺向前的强大声音，看到了共筑中国梦的绚丽多姿的画卷正在向世人徐徐展开。



晴窗画出横斜影（书法） 窦效民

观书有感（国画） 邢玉强

新书架

《诗外文章：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对话》

♣宋 强

遵循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原则，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作者王充闾对上起先秦、下及近代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进行了赏评、剖析。每诗一文，写成近五百篇随笔。依托哲理诗的古树，绽放审美鉴赏的新花，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。

借助诗文同体的优势，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。较之一般文化随笔，在知识性判断之上，平添了哲思理趣，渗透进人生感悟，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；而历代诗人的寓意于象、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，则表现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拨，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；至于形象、想象、意象与比兴、移情、藻饰、用典的应用，则有助于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，拓展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。在准确理解古籍的前提下，作者尽最大努力增强文章的可读性。其取径是：采用散文形式、文学手法，交代事实原委，展现人物精神风貌，尽量设置一些张力场、信息源、冲击波，使其间不时地跃动着鲜活的形象、生动的趣事、引人遐思的叩问。

人与自然

期盼一场大雪

♣ 吴建国

不知何时起，雪竟然变成了稀罕之物。以我所在的这个中部城市为例，雪是一年比一年少，一年比一年小。雪姑娘不高兴的时候，一个冬天都懒得出门，人们难得与她打个照面，只能在心里默默想念，默默期盼。

生活中，纷繁芜杂千头万绪，总会莫名其妙地让人心乱、心烦、心累，心情常被杂事填满，时间常被应付挤空，心累和身累叠加，要想清心寡欲并不是件容易事。于是，我爱上了下雪天，特别爱上了雪后漫步，一摇一晃迈着碎步，踏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在雪地上留下各种各样的图案。

在与雪有关的众多诗文中，我最欣赏"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"和"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"这两首。前者说雪中独钓，以雪为幕，别有洞天；后者以雪为参照物，意境陡升。雪中独钓和雪中寒梅，都让我迷恋，我常常努力寻找这样的意趣和意境。我真期盼雪天里能遇到一个独钓的渔翁，彼此不需要言语只有相对一视就够了；我期盼意外地看到一枝凌寒独自开的梅花，让心花怒放，让心情盛开。

旧岁的年里，总有一场雪的记忆。那年的雪好大，满地亮晃晃的，老师说："难得下这么大的雪，这节体育课让你们到雪地里玩耍。"同学们欢呼雀跃，教室内顿时空无一人，满操场快乐的人影好不热闹，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或者相互追逐着往对方脖子里灌雪，不知寒冷地"疯"着。也有过像鲁迅《故乡》中描绘的那样，支一把筛子，撒几把稻谷捕鸟的经历。小时候盼望一场雪，盼的是能出去在雪地上撒欢。而现在，期盼一场雪，其实更多的是盼望一种意外之喜。那飘落的雪花，似能化开烦恼，感受生命的惬意与美好。

雪能静心。面对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大地，那静态让人心仪，那静谧让人心动，雪的境界给人启示颇多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事一天天重了，心境一天天乱了。说到底就是面对太多的诱惑失去了自己的坚守，一任无休止的失落和失意陪伴在生活中。民间有"心急马不快，马快路不对"之说，心一旦杂乱则诸事不成。我想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抒写千古绝唱《沁园春·雪》时，面对"万里雪飘"，他的心态平静到了极点，于是"问苍茫大地"，确立了救国救民、改天换地的远大目标。作为今天的普通人，惊天伟业固不可能，但我们可以返璞归真，把真、善、美的追求作为人生之一贯选择，不离不弃，则是个人之幸、家庭之幸、国家之幸。

雪也能净化空气。频繁的雾霾，一直笼罩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，让人倍觉压抑，对雪的渴望也愈发强烈。尽管下雪并不能完全消除雾霾，我们还是相信一场淋漓尽致的大雪，会消释干燥尘嚣，吸附大气中的污染物，缓解烟雾或灰霾天气，灭杀猖狂的病菌，减少呼吸道疾病患者，遮蔽一切丑陋，净化城市，滋润大地，洁净空气。

雪还能安慰心灵。当纷纷扬扬的白雪，笼罩在一个红红的年上，世界顿时变得热烈而纯净，舒缓而温情。有人说，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呼吁停下来等一等"灵魂"，可是要什么样的诱惑，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停下来呢？也许一场漫天大雪就足够了。悠悠然从天而降的雪花，落在密密麻麻的屋顶，落在车水马龙的街道，那写意般洒脱的舞蹈，少女般袅娜的丰姿，会让整座城市都跟着慢下来。人们像瞬间找到了给自己放假的理由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也不要管，尽情享受这珍贵的时光。

当然，雪更能兆丰年。在广阔无垠的田野，麦子上若盖上一层厚厚的雪被子，农人的脸上会挂满笑容。"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明年枕着馒头睡。"一场雪的降临，万物滋润，土壤保墒，消灭虫害，让人们看到了丰收的希望，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日子的期盼和无限憧憬。

真期望哪天早晨一推开窗，满目都是洁白，都是晶莹，都是一片美不胜收的银装素裹、一片冰清玉洁，如此，我们才称得上"诗意地栖居"吧?!

聊斋闲品

庄子的清净

♣许 锋

尘世喧嚣，熙熙攘攘。庄子喜欢清净，一个人待在濮水边钓鱼。水面波澜不兴，眼见鱼要上钩，从后面走过来两个人。是楚威王派的大夫。

大夫开门见山。楚王想请先生出山，并委以要职。

——恐怕让先生您受累啦。

庄子坐着没动，手里仍握着鱼竿，鱼竿也纹丝不动。庄子说，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，死了三千多年了，肉已经烂光了，但是壳仍然在。楚王把龟壳装在竹箱子里，用丝绸罩住箱子，把箱子摆在太庙的明堂上，供人们瞻仰。你们觉得，这只龟是愿意死了享受无上的尊贵，还是现在仍然活着而拖着小尾巴在这条小河里玩耍呢。两位大夫毫不犹豫地说，当然是愿意在小河里摇尾巴。

庄子客气地说，那两位请回吧，我也愿意在小河里摇尾巴。

庄子的清净，便是眼前的山水。

"世态已更千变尽，心源不受一尘侵"。尘世有尘，置身尘中，眼耳口鼻均是尘，久而久之，心头也会沾尘。庄子曾在尘中，贵族的出身，使他眼前尘雾缭绕；漆园吏的短暂官场生涯，使他七窍生尘。索性，辞去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，眼不见心不烦——尘埃散去，一下子清净了。

清净是有代价的。代价便是穷。穷得潦倒。钓鱼，实为果腹。编草鞋，实为谋生。一介书生，在那个时代，若远离尘埃，实在没有什么营生。若整日再为柴米油盐处心积虑，蓄意经营，便又会回到尘中。楚王却惦记着庄子，一次见面，喊，庄子，你怎么这么穷困呢。庄子说，我是穷，但我不困，我精神头很好。

庄子是执意与尘世隔绝的。

一个人的清净，实际上就是"放下"——放下什么呢？权力、地位、名誉、金钱。凡是与尘沾边的，都得放下。所有的欲望，都得放下。放下，再不惦记与思量，心灵，便成了一汪清泉。

溪水无尘，故而庄子看出鱼很快乐；北冥无尘，故而庄子看到鲲之大，鹏之大；山间无尘，故而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。

庄子在他的童话里，想还尘世一个清净。

连 载

刑警同学是个热心人，但也是个缺乏耐心的人。热心是留给老同学，一个成绩优异的警校毕业生的，缺乏耐心则是出于刑警对一个犯了大错的看守所管教的轻蔑。眼看对方不想谈下去，杜湘东也就没了话。事实上，他来找人家，不过是想探听一下案子的进展，聊以解解憋闷，如同在火车站丢了钱包的人总要去趟失物招领处。而要真让他出谋划策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俩警察对着一桌子虾兵蟹将闷坐片刻，同学就说得走了，晚上还要加班呢。杜湘东也站起来，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出了门。分手时，同学突然扶住摩托车，对他说：

"杜湘东，你跟以前可真是不一样了。"

杜湘东无以作答，挤上公共汽车，回到刘芬芳家所在的宣武门内。天色已黑，胡同里的路灯有一多半儿都是憋的，使得杜湘东投在柏油路上的影子断断续续，还一阵一阵地发虚，好像一摊缓缓吸到地缝里的水。他又意识到自己虽然穿着警服，但却没戴警帽没系腰带，再摸摸下巴，好几天都没刮脸了，拉拉杂杂地呲着毛儿。这要是碰上局里的纠察队，不把他通报单位才怪。刘芬芳和同学的感觉都没错，他可真是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变成了一个颓唐的、落拓的家伙。家有三两银，不当臭脚巡，这是老警察们对这份儿职业的自嘲，可他还不如个臭脚巡呢，连在城里看看西洋景的资格都没有，只配窝在郊县，懊恼着一个小疏忽酿成的大错。现在，他还得将错就错地前往未来的丈母娘家，去卖好儿，去提亲。

他甚而觉得自己把刘芬芳给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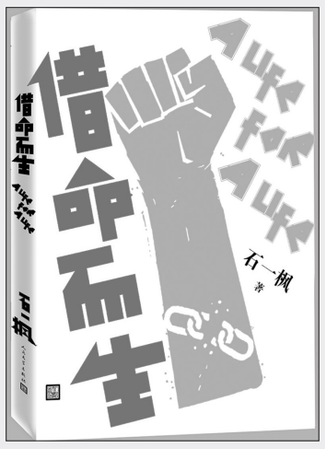
6

回到看守所后，等待杜湘东的又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生活：查监、扫除、点人头儿、写检查。检查不光要给自己写，还得替老吴和所长代笔。如今只要上面有人过问那起越狱案件，几位当事人就得奋笔疾书一番，而俩老同志被折腾烦了，干脆把这种差事都推给了杜湘东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你是大学生嘛，写得比我们深入、全面、触及灵魂。乃至于连管辖之内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。有一次训了郑三闯两句，老炮儿把眼一斜："别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我也跑。"居然噎得杜湘东没说出话来。

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学的电话时，杜湘东真感觉对方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。那天离上次进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他正在办公室里发愣，就听见天花板上的喇叭响了，有他的电话。杜湘东本以为是刘芬芳找他。刘芬芳和他虽然领了证，但却没办婚礼，这是因为杜湘东没脸请领导和同事去喝喜酒。他觉得那简直像是给越狱的犯人摆庆功宴。刘芬芳自然不乐意，狠狠地犯了会子忧愁，进而一怒之下，没住几天就从郊县的婚房搬回了城里。于是俩人联系还得靠电话。然而当杜湘东赶到管理科，从电话里听到的却是男人的声音：

"你这张乌鸦嘴，还真说中了。"

同学告诉他，从姚斌彬嘴里挖出消息后，刑警大队提前几天就调派人员前去蹲守，局里的领导向更大的领导保证，一定要把许文革就地抓获，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隐患。然而苦等了一个星期，连个人影也没见着。办案人员这才不得不反思情报是否可靠，而重新再审姚斌彬，他只答了一



句："不是成心想逗你们玩儿，是不编出点儿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睡觉。"然后又死不开口，并且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。同学也才又想起了杜湘东的风凉话。

他问："你猜到了姚斌彬不会供出许文革？"

杜湘东含糊道："我那时也不确定……就是感觉这俩犯人跟别人不一样。"

"咱们当警察的，办案子可不能凭感觉，得靠证据。"同学仍不忘踩杜湘东一脚，但又问："那你到底有什么感觉？"

杜湘东便把俩犯人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大致讲了。结论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，姚斌彬也会护着许文革，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人想象的深。讲完又说："姚斌彬他妈和许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。要抓许文革，不妨把她当成突破口。"

同学"咳"了一声，听来有点儿气急败坏了："你以为我们想不到？光我就找过那女人好几次。姚斌彬犟，多半儿是继承的他妈，他妈比他还犟——到现在都不相信儿子会犯罪，一口咬定这案子是冤假错案。后来了解到，这女人一直对厂子有成见，甚至对社会、对政府都憋着一口气，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风，性情变得更加古怪，简直没法跟人打交道。"

杜湘东问："对了，姚斌彬他爸呢？死了还是离了？"

同学说："这事儿说来可就长了。姚斌彬一家其实都是厂里的人，他姥爷是五十年代的劳模，先给提拔了上去，后来又挨了整，病死在牛棚里了。留下一个女儿，年轻的时候挺漂亮，不少男的都对她有意思，几个青工同时追她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后来组织觉得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就出面解决她的个人问题，动员她跟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副书记结婚。这也是保护她的意思，毕竟她爸有政治污点嘛，找个依靠，也不至于抬不起头来了。不过咱们的组织你也知道，做动员跟下命令差不多，反而把她给逼急了，一气之下嫁了个附近村里的农民。一时间别说那些追求者了，连组织都傻了眼。至于以后的生活，那就别提了。她看不上丈夫，嫌人家脏，嫌人家没文化，可人家还嫌她臭讲究，嫌她不会干活儿呢。等到生下个姚斌彬，从小又是个药罐子，把她那点儿工资都贴补进去了，夫家在钱上也落不下好处，更觉得这婚结亏了。于是工农联合的结果就变成了三天两头打老婆，揪着头发从村头踹到村尾，旁边两只狗叼着鞋，打完了再从狗嘴里接过鞋，回厂医务室抹红药水。打了几年，终于离了，夫家索性连姚斌彬这个孩子都不认，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当于没爹。我们也去过村里，连他爸的人都找不着，说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。"

敢情刑警的调查工作要比杜湘东细致得多。而本来是要讨论案情，不觉间却变成了痛说姚斌彬的家史，双方都有些乏味，还有几分出离之感。闷了一会儿，杜湘东这才叹气似的"啊"了一声，刑警同学也把话题拉回到案子上："其实找你，是想让你帮个忙。"

杜湘东说："我能做什么？"

同学说："替我们接触一下姚斌彬他妈，看能不能挖出什么信息。"

杜湘东说："有你们在，哪儿还需要我去。"

同学说："现在姚斌彬他妈的情绪已经很抵触了，前两次过去，她干脆连门都不让我们进。那是个爱走极端的人，我们很怕她像当年一样被逼急了，反而甘心当起了许文革的共犯。再盘点一下这案子的相关人，跟那女人打过交道的只有你，我们这边能信任的也只有你，所以这事儿非你莫属，你就别推脱了。"